

太

玄

闡

秘

太玄闡祕卷九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文

罔直蒙酋冥

子雲丁漢室陽九百六之阨一腔忠憤无所發洩特假此諷刺當時以罔爲直之徒

誑惑愚蒙而世之受其惑者是如楚囚之冥然无知也范望不識妄謂此五者猶易元亨利貞之四德似未知末尾有天地神時言馴而惡入乎逆二句則通身諷刺皆見讀書固貴乎有限以下反復論著皆子雲自爲造作之辭掩飾上文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然句中亦大有諷刺之義在

大惡未著

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

朕兆初萌

蒙南方

也夏也物之脩長也皆可

蒙者其欺君罔

而載也

足皆可載筆而書之也

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

秋全肅殺

弑逆之勢已成故羣奸皆附而和之也

有形則復於无形故曰冥

首以方位

四時言者蓋以諸當時之人如盲鼓之不辨東西蟪蛄之不知春秋也有形復於无形言終歸於盡也

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再以四方

言者欲如相師之指迷也故罔者有之舍也有生於无直者文之素也

文由質顯蒙者亡之主也禍因惡集酋者生之府也死生互根冥者

明之藏也幽明相代罔舍其氣傲其剛暴直觸其類誠其羣醜蒙極

其修化其頑蠢酋考其親察其所愛冥反其奧歸於至誠此言

自新則惡者可變而爲善矣

罔蒙相極直酋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

清濁相廢將來考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

天文地質不易厥位此推廣五者之義而極言之相極則日入於亂相勅則日入於

治存亡治亂之機日夜相代乎前而人莫之省也

言直蒙酉冥

再起

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

之時玄矣哉

言行人之樞機也樞機之發禍福隨之

測行則有蹤

人皆知罔之感召速而不知玄之靈之不

也見言則有聲人皆福則有勝鋪杖切

禍則有形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酉也可

易曰直其正也今以不正之人而妄

酉則反乎冥也

謂之有直則已受其蒙既被其蒙則

必至於酉展轉不已

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

必有所因人當謹之於始八十一家由罔者也指出

慎之於微故禍自可弭矣

本天炫炫出於無眈熿熿出於無垠故罔之時玄矣

哉玄猶天也天道不可測人豈可誣枉以欺天故重

言罔之時以警之也○罔不直也孔子曰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可欺也不可罔也集注

欺謂誰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以理之所无今子雲創

爲已上諸說皆非罔字正義至此處方吐露出玄

字正以見昧理以罔人者其如天道之不可測何

是

故天道虛以藏之

頂上天字來即

動以發之崇以臨

之刻以制之終以幽之淵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

可高也故君子

落到自己又以人事證天道

藏淵足以禮神發動

足以振眾高明足以覆照制刻足以悚擬幽冥足以

隱塞君子能此五者

指上文

故曰罔直蒙酋冥

再落再疊○君

子證之以天道驗之於人事深懼為眾惡所歸是以

事未至而先有以刻制之隱塞之使不至墮入此五

字惡境故深惡而痛絕

之曰罔直蒙酋冥也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為也

此惡人不明上文八十一家由罔而作故設為或人

問答之辭以發明中首九贊之義俾其由一首推之

於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之辭皆所謂由罔而作

者曰賢人句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

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

不可堪貧故也憂不可勝

勝亂故曰幽有賢人之量而後知小人之心雜有龍  
故也德之著而後知无因大受者否有日正  
於天而後知月闕其博爲小人盛滿也有酋酋之包  
而後知黃不黃爲失刑中也以下皆兩兩相形辭意  
自見惟上九爲運窮數盡氣數既乖鬼神有阻雖聖  
人不能逃何況權奸此賢人之所以懼而小人獨怙  
其惡而不  
畏何耶

神戰於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  
以戰其吉凶者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

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虎性暴猛故識虎潤

萬物者莫潤乎雨  
雲與雨降故知龍

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  
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脩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  
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

尾可以爲庸也

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  
乎下庫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  
故大受性命而无辭辟也故曰否无因大受身之災也  
富貴而安處之必遭刑誅也辟刑也庫不可臨虛不  
可滿卽地道无成之意也无而能有因而能作卽代  
有終之意也

日正於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輪音馬

駟音介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車馬喻所乘以行

備也唯聖人得天子之位足以當之

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自

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賢人覩而眾

莫知

極言滿損謙益之義

酋酋之包何爲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眾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義乎故水包貞

黃不黃何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

顛靈氣形反何爲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子年高

而極時者歟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賢者懼  
小人怙九迺運窮數盡之時雖聖人不能已其已窮  
死安以聽夫消息盈虛之數也小  
人怙其惡而不知懼其如天命何

昆侖旁薄大容也神戰於玄相攻也龍出於中事從  
也庫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乎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

贏也酋酋之包法乎則也黃不黃失中經也顛靈之

反窮天情也罔直蒙酋贊羣冥也

冥者陰幽晦昧之象羣冥指上文羣

小之辭而概目之爲冥者可以知子雲用意之深直瞞過劉歆輩故覆瓿之譏公笑而不應也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神戰於玄卯正兩行龍出於中

法度文明庫虛之否臣道不當日正乎天乘乾之剛

月闕其博以觀消息酋酋之包措任乎刑德黃不黃

不可與卽顛靈之反時則有極罔直蒙首乃窮乎神

域再提作收窮乎神域者極言此四字之奇直揭出小人肺肝而使之无能逃遁也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

之所因曰辟君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

莫若乎辟是一篇命意處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

葉曰辟法也君者法之宗也仰天而天不倦至誠无息俯地而地不怠

健順承天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未有諸

此以天地人倫大義識之使知教君法天不倦不怠能盡人之道則能盡事君之道而爲純臣矣

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

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同其化與四時合其誠

視天而天法視地而地測視神而神窮視時而時知

天地神時皆馴而惡

平聲

入乎逆

常倫常掘鑿而求深之意視取以爲法之

意聖人窮神知化與天地同其體用故能成聖成賢

彼誦六藝以文奸言者直是罔直蒙酋冥之徒也惡

足以當聖人功用洋洋纒纒演出此一大篇文字

來未只以惡入乎逆一句詰問分明如畫龍點睛

太玄棍棍擬也舊說現易曰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棍亦象也棍擬之者以物象形而言其理也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葉曰謂陰陽五行節候之類或以類謂因家姓

而長或以事之散同卒委曲以終其義謹問其姓

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劇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

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葉曰劇切劇也

姓審之以陰陽之家觀之以經緯之逢察之以剛柔之

之歸莫不因事驗理物各付物其有不得玄之情也

乎此教人索玄求贊之旨

故首者天性也

首者八十一家之首辭也天性五行造化自然之性也

天衝對其

正也錯緝

音崩

也測所以知其情攤張之瑩明之數爲

品式文爲藻飾梲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

此釋衝錯

測攤瑩數文梲圖告十篇之辭皆以發明天性二字之義也

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

成无法則不成誠有不威梲擬之經

法禮法成者成人也無禮法則

不可謂之成人威畏也經常也綱常名教人之所畏也

垂綽

稍衣也舊說消

爲衣裳幅爲裳衣裳之制

舊說示

以示天

下梲擬之三八

東方爲木衣裳象其枝葉覆被之象

比札

舊說札

爲甲冠矜爲戟被甲荷戟以威不恪梲擬

之四九

札甲葉矜戟柄西方爲金取金堅剛以爲甲戟備禦不虞以威不敬

尊尊爲君卑卑爲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舊說 梲擬

之二七

舊說漆○南方爲火爲禮際合也禮莫大於尊卑上下之分

鬼神耗荒想之無方无冬无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

之以祀典梲擬之一六

北爲太陰耗荒空虛冥漠之

嘗不時故祭之无度是以聖人制爲祀典而後民神不瀆

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梲擬之五五時

於天盡力於地所以播百穀以養人也洪範曰稼穡作甘維酒維食皆土之力也

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

萬民以賴梲擬之思慮

思者思其足國之方慮者慮其阜民无術

建侯開國渙爵般

同班

秩以引百祿梲擬之福

福因善致

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梲擬之禍

禍由惡積

秉圭戴璧臚湊羣辟祝擬之八十一首

臚陳也湊聚也羣辟諸侯

也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家之繫於玄也

棘木爲杼削木爲柚杼柚旣施氏得以燠祝擬之經

緯杼柚之爲物所以織也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  
玄以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四八九爲緯故取以爲

象

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

繫

石彈絲以和天下祝擬

之八風

聖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能調和天下使之同歸於善而不爲惡風乃天之號令天有

八風能鼓動萬物通其候而宜其氣故太玄取之以配聲律亦如天之有八風也

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

音石

人人物物各由厥彙祝擬

之虛羸

相錯者男女之體不同男奇女偶奇則羸偶則虛如易爻之有單拆也人人物物者言人

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所以成造化而配陰陽也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別奇耦異氣父子殊

面兄弟不攀帝王莫

舊說不

同規擬之歲

斛量也此條專爲歲之節

序參差不齊故歷舉日月星辰及樂之律呂數之奇耦並人世之父子兄弟帝王之所不同者一一比而擬之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甲至天元甲子至統朔分盡之時歷數不齊古猶今也可以見天地之運

數矣

噴以牙者童其角擲以翼者兩其足无角无翼材以

道德規擬之九日平分

上文言物之不齊此條見物无兼足之理如虎豹之以牙

齧食故无角鴨泉之以翼獵食故兩足惟人无翼无角必須材之以道德无道无德是禽獸也九日平分者立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分則平故人當修己以有餘補不足則可以希聖希賢矣

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規擬

之晷刻

存考察也荒渺茫也隱宥密也積晷以知刻累刻以成日一由外以推內一由近以驗遠

則天下五難  
明之事也

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  
規擬之晝

夜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流順也順以測  
測陰夜之謂也

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

遵天之醜規擬之天元玄文規擬之者蓋以七百二

辭得以此義而推廣之索探索也述傳述也醜類也

天行有度日月有經往已往來未來无或改造者謂  
歷法也歷法定則三統一元三元甲子先

天地始後天地終无能出乎其類者也  
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規擬

之罔直蒙酋冥天地萬物之胎胞也神者言其孕育

始此喻漢運已終莽運方始擬之罔直蒙酋冥者直

言刺莽也點明此句正應首節維天肇降生民使之  
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五者皆天之所生

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

法言得其正

此復以水起者見天地內惟水爲馴順流而不逆潤物於无窮猶人之言行然

行必主乎德則得其中言必歸乎法則得其正也

言正則無擇行中則无爽

水順則无敗无敗故可久也无爽故可觀也无擇故

可聽也可聽者聖人之極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可

久者天地之道也

歸到天地紐合聖人倒施逆挽筆法變化不測

是以昔者

羣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

欲天之從也

下擬諸地

也中擬諸人

欲人之從也天地作函

總一

日月固明五行

該醜

擬天

五嶽宗山四瀆長

上聲川

擬地

五經括矩

擬人聖人作經

取法乎天地故无違逆之事

天遠地遠大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

三者既違則其人之逆倫叛道可知故曰大事悖矣

太玄闡祕卷九終

太玄闡祕卷十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圖

擬易大象

一玄都覆三方

天以玄統地以方分三方其方所以該九州也

方同九州

方有三州

三三枝載庶部

成三分其州共二十七部

分正羣家

部再三分共成八十一家

事事其中

中指

則陰質北斗日月晡營陰陽沈交四

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軫轉馴幽推麻六

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麻數匿紀圖象玄形贊

載成功

此備言玄之配合乎斗日陰陽四時五行六合七宿六甲以至律呂麻數莫不具於八十

一首之中所以玄圖傳著而昭列焉

始哉中羨從

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天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

半一日百卉權輿乃訓感天雷椎楨音窳音輿物旁震

音

寅贊柔微拔根於元東動青龍光離於淵推上萬

物天地輿新

此天玄也中天起冬至故曰始權輿始也訓問雷椎狀其始發聲也輿物取物

柔微言物尙弱細拔根於元言物得元氣而挺舉也青龍東方七宿也光離於淵言陽氣漸出於幽深之地推上推而上也輿新言物受天地春生之氣莫不欣欣而向榮也此形容其陽氣之始萬物初生之時也

中哉更睥廓

此亦三天之名通主

象天重明雷風炫煥

與物時行陰西西北陽尙東南內雖有應外觝亢貞

龍翰

翰飛也舊訛幹

於天長類无疆南征不利遇崩光

此地也

更天起穀雨故日中重明純陽也炫煥光明貌酋就也蓋四月六陽已極五月一陰始萌內應謂陰萌也觝觝也外亢謂陽極也南征不利謂陰生於南方遇崩光爲衰謝之始也此形容其陽極生陰物盛將衰也

之時也

終哉滅沈成

此亦三天之名通主一百二十一日半總九天共計三百四十四日半爲一歲之日

數天根還向成氣收精闋入庶物咸首艱鳴深合黃

純廣含羣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邪謨高吸乃馴神

靈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首貞

此人玄也滅天起處暑故曰終天行始於

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方故曰天根還向也成氣收精言氣將斂藏也庶物衰落皆始艱苦而悲鳴黃純黃泉之純氣也謂十月之候泰柄斗柄也雲行如雲之行也時監地營謂斗柄時指視地之營域而分十二辰也邪敬側也謨範圍也吸繫也天道惟北辰正對天心其餘三垣七政二十八宿皆乾罡之氣吸之旁行運轉天上故曰邪謨高吸乃馴神靈也至此則一歲終始之功咸就正矣

天甸其道地地其緒陰陽雜厠有男有女天道成規

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

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能貴甸治也地順其  
天包乎地地承乎天陰陽之氣互施而男女之形質  
分矣天圓成規地方成矩規則動而周營於外矩則  
靜而安物於中周營所以成神明之德安物所以就  
類聚之功類聚則无物不備故能富神明則无化可  
先故能貴此一節極言天  
地之功用而兼統乎人也

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大名之

君臣父子夫妻之道

此總結圖中一玄都覆三方之義玄之道即天之道天之道即

人之道天統萬物故以天名之而道即人之道也一理萬殊萬殊一本可類推也

玄有二道

二從温公本

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

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

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

營周流始終貞也

葉日一則玄之體也三則玄之用也三起者三其方爲九州三其九

爲二十七部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家皆以三起而  
成四位也三生者分思福禍以爲三重而思福禍又  
復各自爲三而爲九贊之營位也同本謂皆始一繼  
生謂家極於八十一贊極於七百二十九也雖其數  
同出異生莫不本於天地之常也是以推之於上下  
則其理无不備通之於九營則始終无不正故可以  
備占筮而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  
知吉凶也  
日葉曰此承上文言中天始於十一月成天終於十  
月每羅布重數九天而行其行計四十日半不言  
半者舉成數也

誠有內者存乎中

中天主十一月

宣而出者存乎羨

羨天主十二月

訖正

雲行雨施存乎從

從天主正月

變節易度存乎更

更天主三月

句訖天主三月上

珍光滂全存乎晬

晬天主四月中旬

中弘外存乎廓

廓天主五月上旬

削退消部存乎減

主七月上旬

降隊幽藏存乎沈

沈天主八月中旬考終

性命存乎成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自辟天之前狀陽氣之生馴而至於極盛之時

自辟天之後狀陰氣之萌馴而至於極衰之日以爲一歲始終之運也

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耶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

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

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計會計也反再陳之也西北亥位亥爲十月卦

氣屬坤午雖陰生而陽尙壯至亥則純陰而陽氣盡矣東南巳位巳爲四月卦氣屬乾子雖陽生而陰尙盛至巳則純陽而陰氣盡矣故

西北東南之隅陰陽之美俱盡

政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

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絕乎九

此推言九贊盛

衰之義

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劇莫困乎九

此錯言九

贊始中終  
盛衰之義

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七也者

禍之階者也

此錯言九贊思福禍  
三位之所以爲始

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禍

之窮者也

此錯言九贊思福禍  
三位之所以爲終

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

此錯言九  
贊思福禍

三位之所  
以爲中

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

九位設而君子小人  
之道莫不具於其內

也此結上  
文之意

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

至九者離咎而犯菑

此分九贊作三截以看盛衰

五以下作息五

以上作消

此分九贊作兩截以看盛衰

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

音見賤而實饒

數多謂五以上六七八九也數少謂五以下一二三四也貴而實索位高

而作消賤而實饒位卑而作息索衰索也此雖因數及理然言世變盛衰互相倚伏至爲精當天地生物之理亦然外面枝葉茂盛而本根已虛外面

枝葉彫枯而本根反生息矣天地盈消亦然

息與消此句從溫公本舊脫落

禍至而福逃

幽潛道卑亢極道高

葉日幽潛謂初以上亢極謂九以下道卑謂謙道高謂驕此言

造化互相倚伏通結上文數節之意

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

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

日月合離者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之義兩兩相闔謂河圖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

與十合此推言造化之理卽五常之道也

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

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子道

全小人道缺

葉曰晝夜長短以夏晝冬夜互相填補亦各分齊而此言晝數多夜數少者蓋

玄數止於九爲陽數者五爲陰數者四是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晝者三百六十五爲夜者三百六十四故云然也下復推言陽盛陰微陽全

陰缺之義明晝多夜少之理也

一艮

與六

坤

共宗二

震與七

離爲朋三

巽與八

坎成

友四

兌與九

乾同道五

天與五

地相守

葉曰此河圖數卽易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是也

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

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方平正之道可

得而察也

規謂天圓矩謂地方繩謂南北爲經而直準謂東西爲緯而平由玄具此理所以從

橫天地陰陽之道擬其神明闢其幽昏之奧故於天下之道皆可得而察焉

玄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

乎

葉曰六九者蓋天地人綜其實各有十八故爲五十四三六十八二九亦十八二者不殊而分策儀而爲二者蓋策以三而衍儀以兩而配也所以玄皆十有八用也

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

半之爲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

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

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

而律曆行

始數十八終數五十四并始終共得七十二數以七十二數折半得所用三十六策

爲泰中之數以三十六策乘七百二十九贊則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泰積之數以七十二策當

一日除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凡爲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於歲法尙少四分日之三故以踰滿以備進退盈縮之度以合一歲之日而律曆之道行焉

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

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十九年七閏爲一章

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

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

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

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

既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自漢太初十一月甲子

朔冬至起元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

餘分至是復再起元也蓋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

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此天地運數一終也○禮

按子雲以歷數配玄所以警人心而明世運也考太

乙統宗以上中下三元甲子紀算從黃帝六十一

起爲上元甲子至本朝嘉慶九年止爲下元甲子

統計七十五甲子若再算至嘉慶乙亥歲計共四千

五百一十一歲即從黃帝元年起亦僅得四千五百

七十一歲較之太玄三統一元之數尚少四十六年  
爲一大終也惟皇極經世所謂一元者與泰積之說  
異卽子曰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  
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  
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人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  
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无窮矣自寅會其一度至午  
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  
又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魯哀公十四年獲  
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今從獲麟歲再算  
至本朝嘉慶乙亥歲止則爲數更多若以一元六  
甲盡爲天地運數一終較之則渺乎小矣而子雲設  
爲此說者蓋甚言天地終窮尙有厄運人可不早爲  
乎猛省

### 太玄告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

玄一理也

神兼理言象以氣言規言神氣二者圓而不滯也又  
規者徑一圓三已具三數故生三摹摹者言其形象  
可摹索也九據九  
贊之位可依據也

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

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

三索而三玄之道備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

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

天地人又各自爲三

位下欲

呼合切

上欲出入九虛小索大索周行九度

猶欲

合也此承上文推言九贊之相合陰陽家之相錯也上下相合謂初一與次六次二與次七次三與次八次四與次九也九虛九贊之位也小指陰家大指陽家玄以九贊當四日半合陰家陽家通得九日一日

卽一度也

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

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

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魁始也藏也神藏於玄之中玄者妙萬物而无不在萬物莫不

本之以始也西北純陰萬化未兆故不見黃泉潛氣  
萬物未生故不形思慮入神未致其用故在心腹鬱  
化滄氣之所由生隱魄榮體之  
所由藏含至精理之所由出

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暮暮音泯而處

乎中天渾而攢故其運不已地墮而靜故其生不遲

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音暮暮眾多之貌渾而攢

言其順而安也不已天  
運无窮不遲地道敏樹

天地相對日月相劍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

尊卑不相黷劇會也此言物必對待成體是故地坎

而天嚴月適而日湛五行迭王去聲四時不俱壯也適速

遲也多險阻故地坎不可升故天嚴一日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故月速一日止行一度故日遲迭王

功成者退不俱壯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

物无並盛之理

乎冬火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

其中

昱明也昴十一月昏之中星書曰日運星昴火五月昏之中星書曰日永星火不言春秋者舉

冬夏以見之也南北定位兩極爲之樞東西通氣三辰之所運此一節蓋言日月所以分晝夜中星所以正四時南北所以定天經東西所以行天緯而萬物莫不包羅於其內也

立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五生不相殄五剋

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

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質也

五行有相生有相制相生

所以爲父子相制所以爲君臣

亥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

滿謂日斗所行所指有常

故可書虛謂月所行不常故不

歲甯悉

一作

而年病

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

恙憂也甯恙言无憂也蓋節氣爲歲月朔爲年歲道常舒

而有餘故无憂年道常縮而不足故有病是以十九年而置七閏以償還其不足之數也

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

天疆健而僑

音踳音據

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日有南

有北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无冬无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朧朧側隱之變而律乎

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无已也故玄鴻綸天元襲而

拊之於將來者乎

僑踳動作貌天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復與日會晦而月見西方為朧朔而月見東方為朧側隱失正行也雌雄之序謂大小月鴻大綸網也天元即上元甲子朔旦冬至拊制人事於未來世也蓋日章會統元之法皆所以拊制人事於未來世也蓋日與天會而成歲月與日會而成月此其常也而有朧有朧有側隱此其變也聖人察乎其變而但律乎日月大小望朔之常經之於无已者法天也玄之道與天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拊制賢奸使賢智不得踳

其度大妍不能逃其網將  
來一字與上无已相呼應

大无方易无時然後爲鬼神也神遊乎六宗魂魂萬

物動而常冲

神陽神鬼陰神詩曰皇矣上帝監觀有赫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鬼神之謂

也人可不畏天南不畏鬼神乎是以提出鬼神以爲將來之驗也神遊乎六宗者言其變化往來神妙萬物而莫能測也魂魂渾沌無知貌動而常冲者謂吉人遇之吉凶人遇之凶如虛舟之无心而觸物也故

冲曰

故玄之贊衛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散

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盡其彙上連下連非一

方也遠近无常以類行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下窮

際上言極其高深曲端散聚言極其精一不盡於味不盡其彙書不盡言也非一方以類行觸類而長也是以或多或寡事理務近乎明達而已結出贊辭旨意之深莫讀者之玩味而緘釋之也

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

天地人事其理

一也明有王法幽有鬼神  
勿謂天高而人事遠也

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

神明不窮

適邁適往也相盪謂化古成今彌者補縫  
其闕陷陶者和其水土而搏埴之也由其

神明不窮所以生人生物亘古今  
而不息也此明上文言天地之道

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有祖宗者則稱乎孝序

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

此明上文言人事之理  
人事有盡而天地無窮

何苦以百年必敝之身而作不忠不孝之人遺臭萬  
世耶此諷莽也其言隱而不露躍如也未句點明告

字爲太玄  
一部結穴

太玄闡秘外編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述玄

吳陸績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鄆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鑒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厯載師讀斷絕難可

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  
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生詢於芻蕘之誼故遂  
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  
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  
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著之謂而仲  
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  
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  
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  
爲後世所尤而已昔揚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  
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後人用覆瓿詆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

之以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揚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爲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願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復優乎且以歆歷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尙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况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今深藏益明玄經之爲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愈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鍾侯知音

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嗜信哉斯言於是乎  
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  
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  
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  
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  
智士稱之達者不日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  
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  
人用春秋以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揚子雲亦生  
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  
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果如  
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

替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  
昔詩稱毋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  
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較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  
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  
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  
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解贊

晉范望

贊曰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繫亂世遜退  
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  
當衰周而述春秋爲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

不中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爲本比於庖  
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譚謂之絕倫  
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  
相傳受者乃到建安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  
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真爲十篇解釋  
足以根其祕奧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  
尙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  
脫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  
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爲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劬  
望以閭固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爲郎讎  
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

觀闕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錄宋所長  
指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  
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懼  
不能發暢楊氏幽微之旨裨闡後學未覺也

讀荀

唐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  
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  
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  
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

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孔子之道得孟氏而尊孟氏之道得揚子而益尊是揚子之書不無可取大醇小疵斷得定情亦平允伊川謂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斯言得之矣聖人之門傳道者雖游夏尙不能無偏況下此者乎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宋曾鞏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

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于莽特于義命  
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  
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  
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于書  
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  
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  
子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  
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此干之死所  
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于囚奴  
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  
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

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  
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  
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  
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書行  
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  
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  
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  
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况若雄者其輕  
較其輕重辱于仕莽爲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于乎且  
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

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  
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見也于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  
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誦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  
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  
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日子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則雄于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  
謂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  
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  
力行而于義命有所未盡故于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

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攀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

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于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之于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夷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書揚雄傳後

明 王世貞

自孟子歿而有荀卿氏荀卿歿三百餘年而有揚雄氏中間若董仲舒之正毛伏以下之專于其經術若有補焉而未有立言以維持道統者揚雄氏始準周易而爲太玄準魯論而爲法言法言之所結撰要在於尊周孔辨術治經一時已稱述之至昌黎氏而尊竦水氏而信

涑水氏之子孟子不能信而獨信揚雄氏揚雄氏之出處其先亦未有訾之者獨不能不微恨于劇秦美新而紫陽氏之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所不加者而加之于雄是雄之名遂認人之齒頰而其身毋所容于聖門之籓籬矣及考其傳而推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亦有大可原者當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竝哀帝之初復與董賢竝莽賢皆至三公附貴勢所薦引可立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而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所以濡滯而不去者以去則莽必恨之恨

之則必追而戮之卽不恨必且召而有龔勝之事雄見夫莽雖奸然自唐虞以後所創有未嘗稱干戈以翦劉氏之社稷而身又不當扞圍之任如是而死孔門之所不載而微箕之懿戚尙且受封于周而謂之仁是以浮沈待盡以存五世一綫之息耳至于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卽有之亦投閣之後不得已冀以瓦全且所劇者秦耳而不及漢所美之新美于秦耳不美于漢也不然涑水氏能斥馮道訛介甫而獨雄是恕乎哉紫陽氏之深意吾固已知之卽文中子之賢尙議其僭攻其瑕而朱之統遂接孟子矣何況區區一雄哉

拙序撰自嘉慶甲戌未暇檢閱諸家今春偶讀元豐類稿弇州讀書後有辯子雲事恰與鄙意合竊怪古

今爲子雲訟枉者往往不中肯綮故未足以解小僞  
之感而釋其疑惟曾王兩先生文詳明曲盡實已先  
獲我心恐不知者以予爲勦拾其說也夫子雲以一  
代大儒著書樂道泊如自守乃不以名節爲重敢干  
大不韙於當時雖愚者弗爲况子雲耶後儒既昧於  
讀玄不知刺莽又未喻作州箴十二官箴十六以寓  
勤王之意徒以不死仕莽責之豈能服子雲之心於  
地下哉爰錄諸家論說於左以俟後之君子質之乙  
亥孟夏朔旦  
素村又識

跋漢書揚雄傳後

國朝汪琬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  
歷引邛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  
氏說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  
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  
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

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厯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

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子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子雲生卒考

全祖望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

君山

新論謂揚子雲以成

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納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爲子雲未嘗厯事諸朝美新投閣乃出自謗傷之口相傳子雲甫歿卽有讎人私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足以獮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言當丁明傳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

草勅太玄有以自守各有朝其玄之尙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睂目倘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况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厯厯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峰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間故不

久卽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蓋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峰既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強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蓋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尙書謂新論在明季尙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讀揚雄傳

鍾惺

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爲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淨是也

史論

朱少文

子讀綱目至書莽大夫揚雄死未嘗不爲褚淵沈約馮道輩幸也豈以雄爲賢耶故特誅之耶然旣爲莽大夫矣賢亦可知矣而加於此不加於彼何耶但雄旣心乎

莽矣又不能如淵約道輩取卿相而博封侯何耶考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與王莽劉歆比肩於成帝之世哀帝之初莽居三公所引皆立至卿相而雄復落落一官三世不徙何耶及莽篡漢劉歆輩皆以符命頌功德而侯雄既有劇秦美新之文而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何耶然劇秦美新之文究本傳亦未之見何也然則雄亦徒有莽大夫之稱而其實並未享莽一日之報淵約道輩身享賣國之福而死後復免賢者筆削之誅雄其千古第一不幸者哉

墨池準易堂記

宋何涉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

其常爾揚子雲歷漢哀平新莽際號爲名儒聲光馮馮  
雖千百年亡輒衰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  
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  
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薨薨  
如蠅營營侵侮謹誆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  
宅巋然下據不被廢撤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爲世所  
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  
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揚子雲果何  
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爲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皇  
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李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  
糜化作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隄以休養卒徒

環堵儒宮彌益汗辱慶厝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爲  
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狀公歎惋累日命吏  
尋遺趾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堙塞澳  
忽時方議疏葺而公遽迫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  
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閒獨至睹荒圯渺莽咨嗟久之  
且云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逮它箴頌其辭義奧遠山  
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標褭士大夫不通其語眾指  
以爲孤陋用其道反緇其迹如聳善揀俗之風將墜地  
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樞密  
程公學據壺宦人推宗師扶乘颯流敦尙名義聞說命  
取良材克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黃冠師卽平時叛吾

教訓佗說以自誇者亦歡欣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曲  
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諸  
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午  
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置交帶垂  
茗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黜陟之事畢成君子  
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不  
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愈  
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詖若衣藻火以退塗服  
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爲之記時  
慶曆八年

新修揚子雲草玄堂記

明 范 涑

蜀自蠶叢立國神明之胄輒有鴻裁今所傳詩四章質雅道真實實惟德厥訓遠矣故代有發藻闡奇如王子淵司馬長卿以下疇非藝林赤幟哉要之贊文龍虎各以詞勝於道真無與焉維時揚子雲氏深沈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楊諸賦尙土苴一斑勿論論其大者爲法言又爲太玄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羲文周孔所未洩卽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能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蒙投閣美新訛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韙身自爲之雖紫陽文公尙未暇呼晷其枉矧瑣瑣者耶不敏稽古證今知子雲必不仕莽者爲說有五古者擬人必於

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久矣孟子何如人竝駕推尊則揚可知也史稱郟縣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孟皆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臭味也先後同時州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理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莽已專漢政伊周自侈乃簡表一卒愛於千金是何落落也志丁傅董賢用事託志於解嘲知玄知默惟寂惟寞又屢斥公孫弘之容而曰如誦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夫旣以咳唾爲華袞詎肯以出處爲溝壑且素羞比於嬖寵又豈失身於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爲郎

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夫夫者後皆爲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薑  
桂之性愈老愈烈卽反面事其所不屑莽安肯信之況  
莽篡逆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衆卽位之後欲  
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有所獻莽遂誅  
尋棻投諸四裔子雲固同官於莽而素不附莽者也若  
先時乘其大逆而傾身以殉則可驟貴加封爵之榮若  
後時復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借之洩怒以示天下而  
有柔尋之戮兩者子雲無一焉此以其行而知之嘗讀  
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疊疊數千言未言仕  
莽讀贊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

卒攷子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己丑至莽篡位建國元年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牴牾也卽始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入十餘子雲無耄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攷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卽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乃云媚莽受爵不大謬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前代名家爲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姑不引若陸公績之述玄也邈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所

崇尚而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立玄經雖周公繫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考之古今宜曰聖人司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辯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富貴贊美伊周諷莽北面曾子因答王深甫之論雄書也比於箕子之明夷又擬於孔子之堅白惜其於雄之事有所不通且求其意而未明辯事莽之非殆抱遺憾然尤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於韓退之玄經首則美厥靈根雖程叔子深有取焉邵堯夫王介甫亦每尊信其說而叔子又謂閣百尺未必能投介甫直以投閣爲妄皆可爲斷案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具有始末辯美新辯且曰揚雄谷永並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

非雄文猶史載子我仕陳恆孔子恥之指爲宰子而不知闕止亦字子我也敘贊之詞傳失其實蓋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雄書極嘆子雲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述事若此敘贊若彼不幾自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諸儒之論覈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之儉王立心稔毒者何限盛名之不借附滋多夫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嬖幸爲捷徑者借孔子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有八類當時名高者所爲安知不忌子雲之軋己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懿燥炳炳麟麟襲其毫吻噫險矣哉不敏官豫章嘗

欲與友人著古今平反錄一書首白子雲而力未逮歲  
丙申承乏參蜀藩詢子雲故里在署武擔山南復閱舊  
志宋慶曆間何涉記墨池有準易堂繪子雲像池心築  
臺其上有解嘲亭宴會之所有吐鳳軒今皆失其處獨  
街旁碑石一片鐫墨池二大字乃耿中丞子健曩守郡  
時立者字出米元章筆點畫風致而墨池遺跡溷於賈  
區蕪穢潢汙寄足無地因檄成都施令所學校籍求之  
會左伯程公叔明已先下其議施令遂商之華陽張令  
旋共聞之郡守協心力以應左伯又請之蜀國主樂捐  
池北店十一架地縱十一丈有奇橫二丈有奇池左地  
縱丈同橫得二之一居民業近池畔願售者給其值亦

得地十丈有奇時觀察使沈公大參董公學憲王公巡  
憲劉公少參黃公閻司徐公淡公遊擊劉公各以薪餼  
助復有右伯劉公觀察兼軍驛吳公以公事旋助亦如  
之而一切經畫悉受成於左伯督理於施令構材必擇  
鉅麗者石理瓦甍必擇堅緻者卜吉興事抱坎面離北  
爲草玄堂六楹軒敞豁黜堊絢采稱是堂前爲平臺  
臺前卽墨池濬闢逾於舊址登石以方之池前爲西蜀  
子雲亭堂後開隙地植陰木納涼堂左右爲庖湏兩翼  
兩翼之南爲碑亭二又南各透池爲欄砌縣互相望可  
蒔雜卉奇葩列文石映清波以憩以游談學娛賓無適  
而非適錦城勝跡莫有右之者堂東爲儀門外爲大門

繚垣蓋覆完密一周總計亭堂池地廣一百二十六尺  
表倍之二門地表六十餘尺廣半之垣圍共八十六丈  
四尺工剏於丁酉仲夏竣於戊戌孟冬所費緡以五百  
計諸司道前後二郡守二邑令所助得二百餘緡外皆  
左伯約己積贏以濟之上不煩官帑下爲貧民食其力  
落成諸公以遷擢行者六七人獨左伯學憲偕不敏暨  
茲歲繼至右伯周公觀察使王公前郡守轉今巡憲陳  
公其登堂融洩移日徘徊弔古聚散興思各溢於題詠  
之外酒酣耳熱左伯復舉爵揖不敏子每聞子憤揚氏  
覆盆今有其地矣表章先哲範茲來許監司者事也請  
屬詞不敏愧無文而夙昔私蓄欲借手以雪又憶慶曆

墨池記亭堂諸製皆當時樞密程公敦尚名義取材辨  
方乃致底績歷今六百年復鼎新於程左伯聲應氣求  
遠相符合數豈偶然哉爰述子雲本實并剏構歲月著  
於篇且使天下後世有抱道好修者知浮議不能掩其  
光雖千載而下猶有知己何損之有而汗蠖高良自謂  
得計者知愈久愈于公論何益之有茲役也其於世教  
人心庶萬一有補焉

漢揚雄墓記

明 郭子章

子入郛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子雲故有亭已改爲  
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爲學宮移揚子祀鄉賢無復  
亭矣問揚裔對曰郛無後揚子者子曰揚子五世俱獨

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獨郟也問揚子墓對曰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里中兒牧其上行道嗟憐子曰是卽非侯芭所名玄冢者疑衣冠葬也不宜盡銷滅乃檄有司封之土周遭樹以柏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暨郟令李某請題其墓石子題之曰漢揚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書之付郟令勒之石郟人而後乃今知死士壟貴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也揚子著書繁富如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至老而悔之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太邱日文範顏延之題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訾揚子者訾其不死漢而臣莽子師胡廬山先生爲揚子辯未仕

莽累千言願亦未有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卽揚子百喙無以自解予謂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揚子之心蓋亦有不得已焉者且古今國亡而死者度不死無爲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將有爲也殷亡矣箕範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矣春秋未一匡四稱八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于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耶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爲是邪子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法玄明不死意也嗟乎李令伯嗤漢爲僞朝子過彭山冢嶽嶽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子年一邱坐据充國之堂又何于揚子過之深耶而不一

翦其松匾也

漢書子雲敘傳

漢班固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長門輟而覃思草  
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曰章厥身

子雲像贊

宋張俞

子雲潛真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謨法著玄統  
貫天人道德之首譚俾絕倫

又

宋祁

卓哉子雲爲漢儒師準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憑注我  
獨正聲謫怪縮藏孔道光明歆也致嘗謂拙醬蒙惟譚  
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日漢中天果不吾

欺

太玄閣外編

太玄圖祕附編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賦

讀太玄賦已盡一書大意可作先生自序文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禍福之來甚速勿謂天高可欺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雷觀

觀火其事易見

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

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燭翠羽燬而殒身兮蚌含珠而孽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

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

古仙人名

於江淮兮

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  
軻於流沙兮夕翱翔於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  
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  
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  
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驂曉以踟躕載羨門與僊游兮  
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  
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羅大戮兮  
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

首山兮斷跡屬饒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  
於此誠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  
嘲雄以玄之尚白

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  
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  
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疏獨說數十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壘制以鎖鐵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縵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

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  
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  
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  
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誦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  
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如何今子  
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

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微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頽頽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尺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性矣有作叔孫通

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奠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  
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  
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  
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  
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  
祁連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  
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李安溪曰解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  
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  
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  
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

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飾其家陶其戶闔其無人卽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變

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

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何義門口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

退避

深過本東方之體而恢奇淵

之

解難

客有難玄太深眾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各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閑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賣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

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  
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  
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撥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  
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嶢則不能滄滄  
雲而散歛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係絡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  
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  
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太味必  
汰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同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行

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瘦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堠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反離騷

史稱子雲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

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道作書往往披離騷文而反之自嵇山投諸江流以弔

屈原名曰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

謀

也言自伯僑以來可得而效也

流於末之揚侯

雄系出有周食采于揚

淑周楚之

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

淑善也言其先祖去汾隅從巫山居涇河及江也

因江

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也諸不以罪死者曰纍惟

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

言天軌猶言天路辟同闢

潔之人遺此難也

紛纍以其渙忍兮

渙忍穢濁也

暗纍以其續紛漢

十世之陽朔兮

十世從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迺稱陽朔

招搖紀于周

正月言以此時弔屈原也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

之方貞

自漢十世以下乃雄自論已之所履行皆法乎天地也

圖纍承彼洪族兮

以下論

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欖槍以爲

綦

欖槍妖星綦履下飾也

纍初貶厥麗服兮

麗服謂扈江離辟芷秋蘭爲佩之類何

文肆而質齷

音械文肆謂遠遊乘龍等語質齷者謂世不用己而自沈也

資媿娃之

珍鬕兮鬻九戎而索賴

媿娃美女九戎被髮鬕雖珍好無所用也原以高行仕楚猶資

美女之鬋鬋于九戎而求利必不得也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鸞之能捷

捷及騁驂駟以曲黠兮曲黠艱阻屈曲之地驢騾連蹇而穴足枳

棘之榛榛兮榛榛棘刺錚利貌蜎狄疑而不敢下靈修楚既信

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之曖佞兮吾纒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同

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篔而

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眾士競善美女競容競爲

佳麗之態似相傾也知眾媻之嫉妒兮何必颺纒之娥眉懿神龍

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龍以潛待雲爲美此謙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舉亡

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纒之眾芬兮颺

燿燿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羌天禎而喪榮橫江湘

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

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繫與陵陽侯之素

波兮豈吾繫之獨見許精瓊應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

年臨汨羅而自隕兮離騷精瓊應以爲養餐秋菊之落英將以延年何以自投汨羅速其

天年豈不言行相反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合之遂

奔馳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蓋欲留日緩行何乃解轡縱之奔馳迫于崦嵫耶鸞皇

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已先縱轡奔馳鸞皇雖迅速飛騰尙不能及何

況飛廉雲師之行裝未具耶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柅申

椒與茵桂兮赴江湖而漚之離騷貫薜荔之落葉雜杜蘅與芳芷及申椒茵桂皆

以自喻德行今何爲白投江湖以喪其芬芳平費椒稭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

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傳說兮

奚不信而遂行離騷說採築于傳巖兮武丁用之不疑雄既攀援傳說何不信其所行見用于

世徒恐鴉鳩之將鳴兮願先百草爲不芳

言原既終以自沈又何惜

芳草而憂

鴉鳩耶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逸女

離騷命豐隆求處妃

又曰望瑤臺見佚女此譏其執心之不定也

扞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會

猶問覽四荒

不豈耦乘雲霓之旖旎兮望崑崙以穆流

流也

而願懷兮奚必云女被高邱

女尼據反什也高邱謂楚

既亡鸞車之

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言既無鸞車則不得雲駕八龍也

臨江瀕而

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此譏其哀樂不相副也

夫聖哲之不遭

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

改自古聖賢皆有不過屈原雖自歎於邑其如楚王終不改席何昔仲尼之去魯兮斐

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言

子尚遲遲去魯屈原何獨不懷恥郢而赴江湘也

溷漁父之舖歎兮潔沐浴之

振衣棄由跼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按公文作于成帝改元陽朔遁河平五年也公時二十九歲正大將軍王鳳專政五侯驕奢竝作威福識者已知其有危劉氏之語是時公尙在蜀未登仕版然見天下荒荒不能盡忠於朝以抒國難反騷之作蓋以弔己非弔屈原自嶧山投諸江殆因懷才未試捧穀無人與屈子之放逐無異故讀屈子之文而悲之至於流涕不然何以遲

至年四十始遊京師哉

太玄闡祕附編

跋

昔陸績述玄謂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其  
言似爲誇誕然細核其當時情事朝無骨鯁士皆姦黨  
故子雲憤筆而草太玄蓋欲以天道正人心借陰陽爲  
綱紀引麻律作爰書也後儒不悟其旨輒譏其擬易僭  
經遂使子雲一生苦曲幽忠莫白於世閒嘗披季漢秦  
宓傳稱其泥蟠不滓行參聖師其峻節高風推重當時  
則其不事莽也明矣且更讀陶靖節詩曰子雲性嗜酒  
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爲之盡是  
語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  
失顯默則知子雲於改革後殆絕口不言漢事矣其校

書天祿閣者亦明哲保身之意也莽大夫晉處士皆朱子綱目特筆然則靖節所取以爲儔類者其人非歟靖節不爲五斗而賦歸來子雲校書天祿絕口不言漢事迹不同而其志則一也自漢以來論說紛紜總未有發明其心曲者不意於詩傳中得此數語真不啻起九原而骨肉之矣秦陶二公皆當世大儒且去漢近自必文獻有徵較之恃私議以逞空談者必有異矣嘉慶丁丑中元日邗江逸老素村禮自識時年七十有九

陳本禮字嘉會號素村江都人先世由西鄉陳家集遷  
郡城南之角里莊幼好學詩文吐弃一切雅好書籍收  
藏至十餘萬卷所著有屈辭精義漢樂府三歌注協律  
鉤元急就探奇曰瓠室四種其未刻者焦氏易林考正  
及此書也續彙刻書目亦謂未刻而載其名案素村先  
生是書大抵博引各家注釋而精擇其有義理者一一  
發明又於先賢所繪諸圖中復究精義製方圓一氣圖  
並增筮儀集說及漢書雄傳年考力爲雄白其太玄之  
作刺姦邪也曲體子雲之心而抉幽摘伏爲此闕祕一  
書素村先生之本意也書成於嘉慶二十二年先生七  
十九矣另紙存李申耆先生一序次年先生卒未及刻

其子逢衡

字穆堂江都老明經曾著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注等多種

保愛先人手

澤舟車南北未嘗蹙離迨穆堂既老且貧又無子舉以付匯川黃生冀黃可以刻之也蓋匯川曾購冊府元龜版以印書牟利而茲書想是因其太冷而終置之咸豐癸丑之亂匯川死於難越廿餘年此槁流落於市光緒四年三月盦適見之以番蚨買歸并將另紙李序錄於卷首姑爲什襲存俟博雅慷慨君子閱而刻之未始非闡發幽光之一事也盦蓋有厚望焉光緒四年四月初七日儀徵汪盦謹識

陳先生注太玄以伸子雲之志又輯外編於陸續述玄  
范望解贊外采唐韓愈宋曾鞏明王世貞 國朝汪琬  
全祖望諸文以證意與古合世珩校勘既成又得宋孫  
明復小集辨楊子一篇其文曰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  
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  
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  
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  
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  
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  
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  
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

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於人土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  
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  
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  
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  
戒違天拂人戕君盜國之者疑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  
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  
於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  
以周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

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此篇尤與先生意合謹附列於此光緒壬寅五月貴池劉世珩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